



御魅天下

江山美人
系列

（上）月出云 著



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御魅天下

江山美人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

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卿魅天下 / 月出云著. —上海: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5322-8320-0

I. ①卿… II. ①月… III. ①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J228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034861号



月出云 著

QING MEI TIAN XIA

出品人 乐坚金城
责任编辑 张维辰
插图 猫君
策划 杨建楷 周丹
设计制作 曾妮妮

出版发行  上海动画大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

(上海长乐路672弄33号D座5楼)

策划出品 广州漫友文化科技发展有限公司
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
制版印刷 深圳市雅佳图印刷有限公司
规格 787mm × 1092mm 1/16
印张 13.75
版次 2013年3月第1版
印次 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书号 ISBN 978-7-5322-8320-0
定价 45.00元(全两册)

目 录

第二卷 【云卷云舒】

- 第十二章 舒玛圣女
. 117.
- 第十三章 天边冷月
. 128.
- 第十四章 肃州风云
. 138.
- 第十五章 琴音刀风
146.
- 第十六章 并肩比翼
. 161.
- 第十七章 风声满楼
. 174.
- 第十八章 深情若斯
. 181.
- 第十九章 隔纱窃香
. 198.

第一卷 【轻云出岫】

- 第一章 天大误会
. 002.
- 第二章 梅香盈袖
. 011.
- 第三章 情敌会面
. 018.
- 第四章 雪冷花伤
. 034.
- 第五章 向他挑战
. 045.
- 第六章 因何交锋
. 056.
- 第七章 勇士大会
. 062.
- 第八章 最后决赛
. 073.
- 第九章 疑是佳人
. 083.
- 第十章 无端情扰
. 091.
- 第十一章 一箭穿胸
. 103.

第一卷

【轻云出岫】



第一章

天大误会

北地的雪，总是不期而至，雪片如蝶般从空中飘洒而下，纷纷扬扬，迷蒙了人的视线。

北地的风，总是很凛冽，如刀子般割向人的肌肤，带着鬼哭狼嚎的啸声。

云兮兮裹了裹身上的青棉袍，正了正头上雪帽，盖住大半张脸，只露出一双明丽清眸。鞭子轻甩，马儿四蹄翻飞，在雪地上留下一行深深浅浅的足印。

肃州城楼上，隐约传来呜咽的羌笛声，想来是镇守边关的南朝兵士在思念故乡吧。

南朝！江南！

云兮兮记得自己在那里长大，记得那里的画桥流水、烟雨濛濛，记得紫陌红尘、飞燕流莺，记得波渺渺、柳依依。

云兮兮也很怀念，但那里并不是她的故乡，她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哪国人。

苍茫大地，无边雪野，透着无限苍凉和寂寥在面前延伸。

视野里蓦然出现一列缓缓移动的小黑点，走近后，云兮兮发现那是一列长途跋涉的车队，为首几辆装饰华贵的马车。朔风吹起马车的棉帘，隐约露出里面的旖旎

红妆。

根据这几日的道听途说，云兮兮猜测，这必是从南朝前来和亲的队伍，那辆装饰华贵的马车上，坐的定是南朝的采容公主。

据说她是南朝武威将军叶启风的千金叶从容，自小便容色出众，才华横溢。南朝先帝因其闺名中有一个容字，便封其为采容公主，喻其才容出众！

据说叶从容深得南朝皇帝喜爱，皇帝有意将她纳入后宫封其为后。但事与愿违，南朝兵败于北朝，不得不割让两座城池，期望以和亲来换得一时安宁。采容公主不得不离乡背井，远赴边疆，想来，她也是不愿的吧！

云兮兮跟在车队后面悠然前行，车队最后一名护卫蓦然拨转马头，向云兮兮奔了过来，走到近前，大声喝道：“你何人，为何在此窥探？”

看来是自己尾随在车队后面引起了他们的戒备，这些护卫将她当作歹人了。云兮兮冷声道：“这位军爷，在下只是和贵队同路而已！何来窥探一说？”

“怎么回事？出什么事了？”一个年轻魁梧的将军驰马奔了过来。

“李将军，属下见这人紧跟在我们车队后面！怕他对我们不利。”

“荒唐！这茫茫大漠，青天大道，又不是你家甬道，怎能这般无理！”李将军斥道，说完一抱拳，“在下李浩，多有得罪，还请兄弟海涵！”

云兮兮的明眸越过李浩望向苍茫雪野，冷然说道：“只怕，真正的歹人到了！”

李浩循着云兮兮的视线望向前方，只见远处的地平线上，几十匹马儿正向这里逼近。

李浩暗暗心惊，他们才刚过肃州，此刻置身之地，正是北朝地界，不知这来的是何人？虽说知晓这阴山脚下，时有强盗出没，但这和亲的公主，强盗也敢来抢吗？

“准备迎战！保护公主！”李浩沉声说道。

随行兵将拔剑在手，做好了迎战的准备。来的大约有四十骑，马上之人皆是胡人装扮，只是脸上戴着青铜面具，看上去狰狞可怕。为首一人用汉话说道：“把采容公主留下，其他人回南朝去吧。”

“你们是何人？想要抢劫公主，休想！”李浩厉声说道。

那人冷哼一声，“不知好歹！”说罢，右手一挥，双方便厮杀在一起。

他们的剑法凌厉，不一会便将送亲的兵士杀得落花流水。华贵的马车瞬间四分

五裂，采容公主陪嫁的金银布帛散了一地，璀璨的光华在皑皑白雪中闪耀。

云兮兮轻叹一声，怪不得南朝和北朝的战事，南朝一败再败，从这送亲的队伍便可看出，南朝兵将真是养尊处优惯了。但让云兮兮疑惑的是，这些人并未下杀手，那些兵只是受了伤，并未丧命。金银布帛，这些强盗连看也不看。

这绝非一般强盗，倒像是训练有素的精兵，他们志不在钱财，好似是专门来劫持公主的。

采容公主叶从容被人从车里拽了出来，她一身红妆，头上还蒙着一张鸳鸯戏水的红盖头，依照汉人习俗，成亲之前是不能摘去红盖头的。

她一袭红裳在漫天雪花里翻飞，如一朵娇艳雍容的海棠，盛开在苍茫雪原上。

一道灰影无声无息，如轻烟般闪过，身法快得不及人反应。他抱住叶从容，驰马而去。

李浩被几个敌人围着，根本就脱不开身，急得大呼：“公主！公主！”

“救我！救救我呀！”云兮兮听见叶从容无奈凄凉的叫声在风里飘荡。

云兮兮黛眉微凝，方才看到那些人并未下杀手，她本不想插手此事，但和亲的公主在北朝被劫，若是传到南朝，那事情就闹大了。

思及此，云兮兮从囊中拿出小巧玲珑的弓箭，搭箭、拉弓、瞄准、射出。

这一连串的动作只是在瞬息之间。

云兮兮射出了三支箭，那三支箭快若流星，直指那人的后背心和左右双臂。

云兮兮很少出手。

云兮兮更少射箭。

因为她射术精准，一出手便有伤亡，而这一次她一出手便是三支箭。

她看出这位劫走采容公主的人，便是那些强盗的头目，而他的功夫，从方才劫走采容公主的身法看，绝不是泛泛之辈。

云兮兮不敢大意。

三支箭带着肃杀的风声，在冬日暖阳下，闪着逼人的寒芒，袭向马上的灰衣人。

灰衣人身形如电般疾转，左右手同时后抄，只听得金铁交击的声音。袭向他后背心的箭被他手中的一点寒芒截住，应声断裂。那寒芒是一把小巧的匕首。袭向他右臂的那支箭在他侧身间，擦着他的袖子飞逝而过。

他的左臂中箭了，因为他左手没有匕首，没有挡住云兮兮那一箭。但这已经不错了，他的一闪、一击、一抄，着实让云兮兮很佩服，他的功夫果然深不可测。

就在他左右手同时后抄时，云兮兮抓住这千钧一发的良机，袖中白绫激射而出，卷住了灰衣人身前采容公主的腰肢。白绫回收，采容公主便如一只翩飞的红蝶，在凛冽寒风里，划出一道艳丽的红色弧线，飞向兮兮。

风起。

掀飞了采容公主头上的红盖头，红盖头翩然落下，在寒风里，旋转着，飞舞着。兮兮终于看清了这才色双绝的南朝公主的一绝，色绝，果然是倾城容色。

蛾眉似颦未颦，水眸亦清亦媚，红唇一点，玉脸细腻如凝脂，有一抹红晕，许是被冻的，但却恰恰为她增添了几分娇媚。她的眉眼间满是楚楚动人的风韵，这样的女子是让人情不自禁要怜惜的。尤其此刻，她那动人的清眸中满是惊恐和幽怨。

采容公主跌落在兮兮马上的同时，兮兮的马越过了灰衣人的马。

在擦身而过那一刻，兮兮回首望了一眼灰衣人。

他的脸上，同样戴着一副青铜面具，遮住了他半张脸庞，兮兮看不到他的面貌，也看不清他的表情，但是却可以看到他微扯的嘴角，带着一丝冰冷的笑意。

他给人的感觉不是狰狞可怕，而是阴森冷酷。

他浑身散发出的危险气息引人无限恐怖的想像。

他整个人如同一座千年不化的冰山。

两个人的目光一撞，兮兮的心竟微微一颤。

这轻颤源于面具后那双锐利而冷厉的眸光，如刀子般刺向兮兮。兮兮毫不怀疑，若是目光能杀人，自己此刻只怕已命归黄泉了。

自己坏了这个人的好事，他只怕是恨自己的罢。

可是兮兮却在他的眸光里看到一丝不合时宜的温柔。

温柔？

就在兮兮以为自己看错了时，蓦然听见身前的叶从容颤抖着说道：“你……你是，你是瑜哥哥？”

叶从容的嗓音轻灵飘渺，带着难以抑制的惊喜和一丝难以置信。

灰衣人身子微颤，似是压抑着内心的激动，眸中有波光闪过，他不发一言，身

形蓦然腾起，向兮兮袭来，来势汹涌。

兮兮微吃一惊，左手抱紧叶从容，右手发力，长袖如同鼓了风的青帆，带着澎湃的气势迎上灰衣人。灰衣人眸中厉色乍现，右掌拍向兮兮长袖，兮兮蓦然泄力，长袖忽卷，如蛇一般缠住了灰衣人的手臂。

灰衣人身形微顿，回落到马上。

长袖依然卷着他的手臂，看上去有那么一点缠绵。

灰衣人左臂受伤，兮兮左手抱着叶从容，两人只用一只手对了一招。但这一招就够了，两人都明白，一时半刻是分不出胜负的。

“瑜哥哥！是你吗？”叶从容神色恍惚地喊道。

那人却蓦然拨转马头，恋恋不舍地望了一眼叶从容，忽然打马狂奔，沿着回路疾驰而去。

“什么瑜哥哥？你认识他？”兮兮低下头，看到叶从容惨淡的面容，疑惑不解地问道。

“他一定是瑜哥哥，他是来救我的。都怪你，你为什么伤了瑜哥哥？都怪你多管闲事，所以瑜哥哥才弃我而去！”叶从容双眸含泪，凄凉地喊道。

难道，方才那名男子是叶从容的情郎？叶从容不愿和亲，他是来救叶从容的？

可是他既然是叶从容的情郎，为何还遮遮掩掩，不以真面目示人？为何令手下之人穿着胡人的服饰？他既然要救叶从容，为何又仓惶逃去？若是他拖住自己，他的手下赶来，自己不一定是他们的对手。他为何要走呢？难道是受了伤，所以不敢恋战？

“你确定他是你的瑜哥哥？他戴着面具，你也能看出他是谁吗？若真是你的瑜哥哥，方才他为何不与你相认？”兮兮冷然问道。

“是呀，他为何不和我相认？”叶从容喃喃说道，蓦然想通了一般，回身指着兮兮道：“他定是怕你，怕你泄露他的身份！他不敢以真实身份来救我，怕被南朝不容！”

是这样的吗？兮兮一愣，就在此时，耳畔忽响起隆隆的雷声，初时低不可闻，片刻便如雷贯耳，从前方的地平线上，席卷而来。

兮兮眯起眼，终于看清，有几十骑向这里奔驰而来，那隆隆的雷声原来是马蹄

声，那马蹄翻滚，整个大地似乎都在震动。

兮兮这才明白，那灰衣人仓惶离去的原因。

原来他已察觉到前方来人了，看来自己的功夫还是和灰衣人差了一截。

不过几十骑，就有如此猛烈的气势，来者何人？

兮兮不及思索，那几十骑已近在眼前。

雪停了，日光穿透云层，洒在白茫茫的雪原上，处处晶莹光耀。

兮兮望着为首的那名年轻男子，一瞬间觉得双目有些刺痛，不知是因为白雪的晶莹，还是阳光的刺目，抑或是那名男子的耀眼。

那是一名极其俊逸的男子，剑眉星目，隆鼻薄唇，眉角眼梢有几分猖狂不羁之色，周身上下有几丝令人窒息的霸气。他披着一件墨色镶金的大氅，看上去贵雅华丽。头上未带雪帽，墨色长发在风里飘扬，身上发上竟无一片雪花。

在皑皑白雪映衬下，身披墨氅的他，耀眼得令人不敢逼视。

他一勒缰绳，深邃的眸光便宛若冰针一般向兮兮刺探而来，似乎想看透她的人，她的心。

他身后的兵士皆着黑衣，此刻每个人都静默着。气氛僵滞着，好似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征兆。

就在每个人被这沉闷的气氛压抑得极其难受时，黑衣人却出乎意料地展唇一笑，那笑容在茫茫雪野上竟如朝阳一般，和煦得让人心暖，眩目得让人心惊。

只是他含笑的双眸并未看向兮兮，而是看向她怀里的采容公主叶从容，仿若兮兮根本就不存在一般。

兮兮蓦然醒悟，那灰袍人眸中不合时宜的温柔和这黑衣人璀璨的笑容，却原来都是对着叶从容才会出现的。

兮兮垂首，看到叶从容低垂的绝色侧脸，再望向黑衣人的灿烂笑颜。心中暗道：婆婆说得没错，男人果然都是好色的，见了美人就发情。

“你们是什么人？”兮兮问道，看那黑衣人华贵的衣衫，想来是北朝贵族吧。

兮兮的声音不如叶从容的声音清亮，有一丝低沉，有一点沙哑，但低沉沙哑得恰到好处，自有一种别样魅力。

黑衣人似乎没有料到兮兮的声音这般动听，锐利的眸光饶有兴趣地打量着她。

“大胆，这是我们北朝的左贤王！你何人，为何劫了公主？”黑衣人身畔的一个青年男子用汉话厉声说道。

左贤王完颜烈风？

兮兮知道，胡人以左为尊，左贤王是单于的继承人，也是单于的大皇子，相当于南朝的皇太子。左贤王完颜烈风在草原上的威名如雷贯耳，想不知道都难，只是兮兮没想到他竟如此俊逸。

左贤王完颜烈风！

叶从容和亲不就是要嫁给他的吗？看来这完颜烈风是来迎接叶从容的。

兮兮正在沉吟，眼前蓦然寒光一闪，一条乌黑的泛着金光的鞭子向她卷了过来。兮兮心中一惊，方要出手抵挡，那鞭子却虚晃一招，卷向她怀里的叶从容。

叶从容娇喊一声，身子便软软飞向完颜烈风，红色嫁衣在风中招展成美丽的风景。

转瞬间，叶从容便坐在了完颜烈风的黑马上，倚在了完颜烈风的怀中，不过是一盏茶的工夫，南朝公主便换了三个人的怀抱。

“这位公子，何不到本王府上做客？”完颜烈风微笑着邀请兮兮。但那声音如同塞北的一缕寒风，在无边旷野上分外清冽冷峻。

兮兮暗叫不妙，忽然记起自己是男装打扮，方才又抱着叶从容，这完颜烈风不会误会自己了吧？

兮兮抱拳说道：“谢过左贤王美意，但在下还有要事在身，恕难从命，这就告辞了！”

完颜烈风微风和煦般笑道：“怎么，这就走了么？”

兮兮微微一笑道：“不知左贤王还有何事？”

“你不留下来，参加本王和采容公主的大婚吗？本王还要好好款待你，也不枉你对公主这万里追踪的情意，你说是也不是？”完颜烈风仍是微笑着说道，眸中却有冷光闪过。

万里追踪的情意？这完颜烈风竟然误以为自己是叶从容的情郎不成？

兮兮心中一凉，完颜烈风没有看到灰袍人劫持送亲队伍，也没有看到自己仗义出手，只看到自己骑在马上，抱着叶从容。

那种情形的确很容易让人误会自己劫持了叶从容。

兮兮轻叹一声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果然是亘古不变的至理名言。她不过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竟惹了这么大的罪名。

意图劫走前来和亲的公主，不会再加上破坏两国安宁吧？

她救了公主，却一不小心得罪了两个煞星。一个是那个灰袍人，叶从容的情郎。一个便是这个完颜烈风。看样子，这两个人都不是好惹的主。

叶从容也明白完颜烈风已把兮兮当作了她的心上人，脸色更是惨白了几分。

她转首对完颜烈风盈盈一笑，“叶从容见过王爷，从容根本不认识这位公子，何来万里追踪的情谊，王爷一定是误会了！”

原野上的风有些寒，叶从容身子娇弱，冻得红唇有些发白。

完颜烈风笑道：“公主多虑了。本王只是请他参加我们的大婚罢了。”他虽是笑着说的，但是兮兮还是可以感到他语气中的寒意。

兮兮冷声说道：“我根本不认识公主，方才见有人劫持公主，所以才出手相救的，并无他意，还望您不要误会，错怪了采容公主！”正说着，身后传来马蹄的嗒嗒声，原来是李浩带着送亲的将士赶到了。

兮兮心中一喜，玉手一指李浩和那些将士，“你若是不信，这些人都可以作证。”

李浩扬声说道：“对，这位兄弟我们的确不认识。方才有一些胡人袭击我们，亏得这位兄弟相救，还请左贤王莫要错怪采容公主。”

“胡人？你为何不干脆说是我们袭击的呢？”完颜烈风说道，声音阴冷得如同原野上的朔风。

他怎会相信南朝人的话，何况还说是胡人袭击的，他更不信了。

“你们串通好了，演这么一场戏，将采容公主带走，还把袭击的帽子扣在我们胡人的头上，让我们无法找南朝算账，是也不是？”完颜烈风犀利的眸光锁住兮兮，让她无所遁形。

兮兮知道自己恐怕百口莫辩了。

如今可怎么办？凭自己的功夫，溜之大吉不在话下。可叶从容呢？因为自己出手，害她不能和情郎私奔，如今却要背着和情郎私奔的罪名留在完颜烈风那里。自己是否应该留下来，寻机帮助她？

气氛有些凝滞，叶从容面色惨白地软了下去，竟是昏了过去。

完颜烈风蓦然拨转马头，抱着叶从容绝尘而去，寒风里飘来他冰冷的声音：“把这个贼子带到王府。”

兮兮冷冷一笑，并未反抗，因为她本不想反抗。

北朝都城呼而特，是北地最繁华的城市，建筑颇具北方风情，气势雄伟。

雪后的呼而特，白茫茫如同琉璃世界。街上行人甚少，一片静谧。扑面而来的风里，除了彻骨的寒意，还有阵阵烤羊肉的香气，让人觉得这是一个祥和安宁的都城，很温暖。

不一会儿，车队停在了完颜烈风的王府门前。

兮兮被完颜烈风的随从押送到王府的一个院落——冷韵院，

一进院子，便有阵阵清香沁入鼻端，原来院内栽着几株寒梅，是极其名贵的绿萼。正值花开灿烂，淡淡的绿意在皑皑白雪里越发清冽孤高。

几个彩衣锦袄的侍女正在树下扫雪，见到几个侍卫押着兮兮进来，皆好奇地望向她。

冷韵院的房屋建得很气派，不像是关押犯人的居所。屋子里更是宽敞简洁，布置得典雅贵气。

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，屋正中摆着一把虎皮交椅，旁边的檀木几案上堆满了书卷，靠北墙的一个书架上，也满是书籍。

兮兮很诧异，这里看上去是有人居住的，完颜烈风为何将自己押到这里来？

她将头上雪帽摘下来，拍了拍帽子上的薄雪，又跺了跺脚下那双小蛮靴。

那四个随从将兮兮押到屋中，便列队站在门口，一个个伟岸挺拔，不愧是北方的汉子。他们肩背弓箭，腰挎弯刀，那阵势看样子只要兮兮向外迈一步，他们就会毫不留情出手的。

兮兮淡淡一笑，她若想走，只怕他们也拦不住她。

墙上，一把巨大的银弓吸引住了兮兮的视线。她不禁小心翼翼拿了下来，细细观赏。

这是一把银弓，上面雕着飞鹰，刻着两个字：烈风。

完颜烈风，兮兮念着这个名字。

对于这个名字，兮兮并不陌生。

只要你在草原上呆过哪怕一天，也会熟悉这个名字，因为你想不知道都难，无论走到哪里，都能听到牧民们在夸赞这个人。

他是北朝的大皇子。

他是可汗御封的左贤王。

他是草原上人人敬仰的草原飞鹰。

他掌控着整个北朝的重兵，统治着整个皇城的禁卫军和部落的部族军。

据说，他在六岁时，便能拉弓射箭，射落天上的雄鹰。

八岁时，便能赤手空拳，擒住草原上凶恶的雪狼。

十四岁时，便追随单于，征遍草原，收复了草原上散居的二十六氏族，建立了统一的北朝。

如今北朝建国六载，而他也不过才二十岁。

据说他还博学多才，通晓汉语，崇尚汉化。

这几年，南朝趁北朝建国之初，国力不稳，屡次派兵来征，孰料却屡次败在完颜烈风的手下。

完颜烈风，他是草原上的英雄。

但，英雄又怎样？还不是一个霸道的、刚愎自用的、好色的男子。

兮兮敛下水眸，抚摸着银弓上的飞鹰。

这里，难道是他的屋子？

这把刻着他的名字的银弓既然挂在这里，这里无疑便是他的屋子，可是，他为何将自己带到他屋中来？

北方的冬日，很短，不知不觉，西斜的日光从窗子里透了过来。腹中有些饥饿，兮兮这才惊觉自己这一日，竟是有两顿饭没用了。

完颜烈风莫不是要将她饿死？

她缓步走到门口，掀开厚重的羊毛门帘，对守在门口的侍卫道：“不知左贤王可有吩咐，何时让我用饭？”

兮兮说的是汉话，她学了好几种语言，不知为何，还是觉得汉话说着顺口。

侍卫乍见兮兮的容颜，有些怔愣。

没戴那遮住面孔的雪帽，兮兮风采绝伦的玉脸便一览无遗地展现在侍卫们的前面，虽然脸颊上被她用药水涂过，肤色偏黑，但仍是掩不住她的天香国色。

侍卫有些恍惚，这是方才他们抓进来的那个男子吗？确切地说他……是个男子吗？

毋庸置疑，和亲的叶从容是美的，她的五官精致而完美，也正是因为太完美了，让人有一点不真实的感觉。

而面前的这个人，美得自然而随意，脱俗而出尘。

一个男人长得这样美貌，侍卫们的眸光在惊艳过后，便转为嘲讽。他们北朝的儿郎皆挺拔高大，有些瞧不起兮兮的俊美娇小。

“王爷没有吩咐，请恕我们不敢妄动。”侍卫说完，又冷冰冰地站在那里。

兮兮黛眉微蹙，淡然道：“那我的马呢？你们将我的马牵过来。”她包裹里有干粮充饥。

“这个请恕我们更无法做主。”

兮兮心中恼怒，若是完颜烈风今日不回来，那她岂不是还要饿上一夜？

寒梅馥郁的香气迎风送来，兮兮心中一喜，望着那满树的寒梅笑靥如花，“既没有食物果腹，在下可否到院中赏梅，都说秀色可餐，在下试试所言是否属实。”

几个侍卫面面相觑，终于放兮兮出屋了。

兮兮缓步走到梅树下，轻声道：“梅树呀梅树，不是我残忍，怪就怪你们的主